

集部

海桑集卷三

明 陳謨 撰

表箋

韶州衛賀表

伏以金莖瑞應開寶歴於千秋玉陛班齊效華封之三祝神人攸慶海宇同歡睿哲超凡英雄卓冠勵精圖治法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逺近歸誠沛乎雨露之施江海之潤都虎踞龍蟠之形勝集文韜武畧之俊髦定律

書既以制百姓於刑之中興國學又以育羣才為治之本赫然王業之盛實惟天運之新臣某等馳賀情深守邊道阻嵩高呼萬歲莫陪抃舞於端門簫韶奏九成嘉樂昇平於率土

韶州府賀表

伏以天生明聖應五百餘歲之昌期聖壽齊天垂億萬斯年之正統日甫躔於房次電正繞於斗樞英畧如神仁威無敵江東王氣指日戡定於中原海隅蒼生厚澤

涵濡於率土恭儉優於文帝功烈盛乎太宗喜溢臣鄰春融中外臣某忝居司牧深戀闕庭曰壽曰富曰多男敢效華封之祝宜民宜人宜受禄載歌周雅之章

江西省賀正表

月上元日羲和之歷萬斯年時乘六龍春秋之義大一統神人同慶中外交懽文武兼資英雄冠世眷命所在宗廟社稷來有依歸天戈所揮華夏蠻貊罔不率俾矧恭儉有加於文景宜雍熙自復於唐虞臣某等分閫大

江之西馳心魏闕之北承恩孔厚報效無庸十部簫韶知舞鳳凰於丹禁九重閶闔阻陪鵷鷺於彤墀

賀王后箋

人時肇紀集嘉慶於新元王化由基資玄功於內治厚德以載率土攸歸順德配乾昌期符泰娥皇正位贊虞帝之雍熙太姒徽音啓周王之聖武宜茂膺於多祉益弘暢於皇風臣某馳賀心長守邊地遠銀屏珠箔遥瞻象服之輝鳳吹霞觴敬上椒花之頌

賀皇太子箋

問寢龍樓正雞人之送曉朝元玉陛喜鳳曆之迎春運式啟於三元懽遠騰於四國前星應瑞文德重華日月緝熙受文皇之帝範英雄韜畧披神禹之輿圖茂介春祺允膺天禄臣某深慙戎服莫侍青宫每依韶石之雲第專防禦遥想秦淮之水倍切朝宗

韶州衛賀表

乾元位九五風霆神於八區天子壽萬年日月煥於四

表神人同慶中外交懽文武兼資英雄冠世法貞觀之政要汞成貞觀之太平考職方之貢圖必復職方之土宇紹百王之正統垂萬代之弘規臣某備守南荒遥瞻北闕效封人之三祝奚罄頌言堅外闈之一心豈勝攀戀

中宫箋

上帝赫靈誕生聖主周邦隆化尤頌后妃當三呼嵩嶽之晨應千歲蟠桃之瑞徽音夙著懿德允孚正位中闈

著母儀而育物早朝珮玉順地道以承天椒房之譽載興麟趾之祥斯著臣某瞻依宸極阻賀闕庭紫府蓬萊遥上長生之籙金莖沆瀣同為萬壽之期

東宫箋

少昊行秋玉露散金天之彩前星從帝龍樓移鳳輦之輝仁壽同躋堪輿均慶德由至聖武有雄才師傅之隆所講者帝王之事業軍國之重所植者天下之本根當北闕獻壽之祥正東宫侍膳之禮臣某極深雀躍莫遂

皃趍守禦韶陽功無能於分寸瞻依建業天豈遠於九重

東宫箋

聖主御天上千秋之金鑑儲皇侍膳觴九醞之紫霞海宇歸心神人交慶主震之器應乾之剛天縱英姿佩服帝堯之言行日新大業躬脩神禹之儉勤本支實隆國攸重臣某忻逢景運叨守殊方莫陪金殿之班惟伸祝頌遥望龍樓之曉陪切瞻依

中宮箋

王道大成已詠周詩之麟趾天顔有喜載覩舜樂之鳳儀軒轅之歴萬年金母之桃三實中宮内治天下母儀德合無疆應乾行之中正禮嚴助奠茂宗慶於本支屬玆獻壽之辰敬上齊天之祝臣某等承恩有幸治郡何能犬馬驅馳薄效勤勞於豁石鴛鴻翔集惟深攀戀於瑶池

頌

鄉飲酒頌并序

邑之三老人以書抵余曰太尹郝侯既脩文廟又即學宮與士大夫高年行鄉飲酒禮吾三人位列衆賓思有以詠歌德化自附於康衢擊壤之謠徒塡臆莫克宣也先生令奚斯幸賜頌焉余逃虛空谷洒然忻乃作頌曰

思樂泮水其宮有瞧顯允郝侯允恭允烈冬日載陽年登既穰惠我黃耇偕之樂康維此官刑自彼虞夏漢增唐窓靡隙靡鏬大明造邦刪定廣施隆之約之與時宜之凡我編氓毋或罹罟讀法斯警飲酒斯譽顯允郝侯

惠我以安載詠載歌雅頌不愆侯政有成侯德孔碩敢

規頌魯用贊無斁

于太守頌并序

吴元年僕歸自韶陽抵南安始識太守于公民安其政

士頌其德今四年矣僕與王君子與俱受廣東校文之

聘舟次九牛驛驛丞王叔衡拜且請曰太守初度猥以

下僚將躋公堂祝壽幸乃拜先生先生知太守政若德

焉願賜頌聲用侈太守才賢汞汞有耀其請勤甚作頌

曰

於惟邦基實重守令慎簡惟賢由天子聖顧顯于侯母育此民靡霜靡雹旮為陽春氷蘖之操四年一日官無逋逮萊變禾稷太守燕喜天錫難老乾豆麟脯加籩瓜棗大庾有巖横浦安流孰如我侯三壽維儔我與作頌其聲肆詡罔俾奚斯専美於魯

樂丘頌

朝列大夫江浙行樞密院判官張光弼先生營壽藏於

西湖赤岸名曰樂丘自為誌銘手録以示余因作頌于
其後先生廬陵人在前元時自命曰一笑居士入新朝
嘗就徵被温接以老辭歸採天語中號可閑老人其出
處大致如此其受學出邵庵虞先生之門故其詩超邁
卓絶高出一世云頌曰
達人大觀物無不可豈惟忘世兼亦忘我猗嗟先生顯
榮既極贊晝浙省判機樞密功成名遂退然不居一笑
居士名下匪虛大明啟運勉就徵辟可閑更號天語寵

錫昔者一笑今者可開五福兼全湖山之間湖山亦岸營此樂丘有馮有翼以遨以遊趙岐東漢陶潛東晉壽藏聿興輓歌繼振古今賢達光照汗青孰與先生自誌自銘猗嗟先生邵庵門徒驚人之句媲美於虞照耀乾坤黼黻山川我頌樂丘何千萬年

論

通塞論

知通而不知塞貪寵之民也知塞而不知通執一之見

也然則孰為近曰塞而知其通焉不滕於塞通而知其塞焉不流於通斯近矣昔者周時未至殷祀未殄微子殷王元子也非殷士比又非商孫子羣庶比而不待其亡先抱祭器適周由昧者拘者之見則以子不得為孝以臣不得為忠而孔子顧獨以為仁又以為三仁稱首然則孔子非歟微子惟知殷之必不可諫知殷之必亡此知塞也於是去之以存宗祀其心誠有不忍者不謂之塞而知通者乎箕子比干其為紂諸父一也知塞之

不可復通一也比干以諫死為仁人箕子以佯狂為奴為仁人亦一也其後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洪範者堯舜禹湯上自羲農相承之大經大法也天將使自我而傳不可自我而絶使武王而不傳則無可傳者矣微子誠不忍殷家宗祀之無傳箕子誠不忍羲農堯舜禹湯道統之無傳其心一也不皆謂之塞而知通可乎箕子封於朝鮮迄不臣於武王微子建上公於宋於周為嘉客其事又相類不皆謂之知通而不流於通又可乎或曰

伯夷叔齊如之何曰夷齊三仁之節同夷齊之非周猶三仁之悼殷其節同其心同而事不必同也後世拘儒曲士高揖遜之水下干戈之粟不知微子之宋箕子之朝鮮夷齊之西山猶得為殷之土乎抑周土而殷人食之也甚者以謂不死敵不為節不罵敵不為節不引決自盡不為節夫是數者與將死鼔士死綏社稷之臣死社稷封疆之臣死封疆者同固臣子之大分天地之常經也然而不皆盡然也聖賢不非也孟津之會諸侯不

期而會者八百皆有社稷封疆之守牧野鷹揚前徒倒戈者皆有死鼓死綏之責此人倫之大變古今之通義也是故比干死於紂非死於周為高節夷齊非周而不食周祿亦為高節微子以存殷祀為高節箕子以陳洪範亦為高節不必皆死孔子不皆韙其死通謂之仁仁者全體而死者一節也故知天地之常經斯可正臣子之大分知古今之通義斯可處人倫之大變此惟通而不流塞而不滕者能之吾故表以為論以告夫今之貪

寵與執一者

真率論

君子之為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從吾天性之自然安吾素履之坦然如是而已從吾天性之自然則自耕桑漁釣達之圭冕軒裳各一其天不必齊同而各極其趣皆有可悅由妄者之見則謂之真安吾素履之坦然則自素富貴貧賤達諸素患難夷狄無入不自得若履平地然略不經意由矯者之情則謂之率真與率固君子

之道也真者其本率者其用真者去妄率者所以行吾真也古之人未有樂其性而不安乎素者亦未有素履坦坦而汨陳其天真者自夫俗流失世敗壊於是廼有蔑禮法踰大防自詭為真者其言曰桀紂性也堯舜偽也又有託意傲物為踈為狂為簡為暴自詭以為率其言曰靈均獨醒懐沙孰與伯倫荷鍤自隨也則是反中庸無忌憚之尤者而世道何頼焉今有人焉當草昧轇轕之殷智能奮庸之會策元戎則折衝制勝壯其籌佐

大藩則盤根錯節利其器實相慕則大小材器圓其鈞受無不達施無不應人知之者此焉止矣乃其存心殆不止是故扁其燕處之室曰真率齋深寓志焉彼為跡率為狂率為簡率為暴率者措之於其躬則災出之而為用則敗人家國亦惟喪其真故耳昔者范忠宣公司馬温公諸賢謝事居洛為真率之會以自陶寫諸賢勲庸紀于太常德澤被乎庶類文章昭乎河漢行義隆乎人紀亦從其天性之自然者安其素履之坦然者庸有

二耶徒知諸賢不刻意於飲食燕樂或者意其甚有心於功名竹帛亦烏足窺古人之心哉君之名齋意嘗考於此乎諸君相與賦詠之者亦必出此而後為得余故發其所以然者而記之

海桑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海桑集卷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蕭華

海桑集卷四

明 陳謨 撰

碑

韶州虞帝廟碑

韶郡西北百五里許嶺曰皇岡嶺水曰皇潭水古者於焉廟祀虞帝以故山水胥以皇稱廟莫詳厥初郡志云故老相傳帝常奏樂於邑東磐山上故石號韶而州以韶名或曰帝時巡亦南嶽止耳不狩荒服夔取磬材於

韶至今韶多磬石殆是耶唐謝楚碑云曲江有虞祠率誠奠饗棟宇過偪儀刑弗稱元和末刺史張蒙改作清廟祠事始嚴楚碑唐長慶元年所樹代不廢祀宋嘉定元年提刑廖德明復大新構正南面位建跪坐像卑益稷契四臣從焉朱文公為作迎饗送神曲有元之季羣不逞倡亂廟落為墟大明啟運金陵建都吳元年信安徐公炳文由股肱舊臣擢知韶府嚴明綜核庶政咸理百廢具興屬邑稟承民力和裕首復相江書院迺睠帝

廟大懼明德馨香祇薦無所或寄他宫不亦野哉躬履
祠基稽度位序斬木陶埏費不鳩民僚佐悉力工勸吏
勤作貌顯敞盤焉囷焉輪焉奂焉二妃是室四臣就列
咸復其舊落成之日山增水益松茂栢悦耋穉呼舞嘉
栗肥香是蒸是饗帷帝陟降在天廵狩在梧神用眷顧
實玆嘉寵於是郡幕長走書來速文願刻貞石紀徐公
績垂示久遠謹按傳書言後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天
地之大日月之明亘萬古今囿其覆載私其照臨卒莫

能知其所以為而為之者何也德不可名而功莫能勝計也惟帝盡人之道處變而常盡君之道恭已無為萬代師法萬代祀典神之於赫無乎不在韶雖遠在百粤昔者聲教固暨之矣奚以跡論哉然而祠貌翼翼則由唐刺史張公宋提刑廖公迄今太守徐公而已不其難乎其或繼徐公者百世尚之矣是役也洪武二年正月庀工三月畢事門廊殿寢靡不嚴正貳守叚原通守蕭隆幕長楊居禮知事程㞯實相成之曲江主簿賀元

禮典史晏德明實董營之皆不可不書頌曰

聖禪平陽化流百越其化伊何日用飲食惟此九韶衡嶽孺孫皇罔巖巖皇潭浤浤重華邈而韶音尚爾孰為亂階蕪湮祠祀顯允徐侯邦之藎臣受命作牧肅恭神人爰作新廟有嚴有翼靈星啟門榆翟端室臣哉隣哉巍巍巖廊吁咈都俞復萃一堂顯允徐侯惠民天寵孰是炎荒見此垂拱遠徼元和近者嘉定孰與今茲大明新運韶治曲江府肅縣勤伐石刻辭紀功廟庭無為之

化萬邦作孚佑我皇家丕隆昌符

興國重修孔子廟碑

洛陽賈侯思復縣明恕廉勤擢知興國縣視篆既月為吳元年來惟將隆化本必厚教基惟是獲上信下悅近來遠形之而動神之而宜惟聖訓焉依乃相廟學有其廢莫或舉者有其敝莫或改者有其違莫或正者大懼無以尊明祀示永久舊制靈星門孔道抵城濠端直平豁宋元間民侵没且百年望宫牆者寃仄由徑不良于

履視前尹屢規復屢沮侯力復之會部使者至民復有沮者侯指陳益力使者周觀大是之肆得以闢乃加甃焉夾樹仍墻雜植佳木參差蔽虧外伉揔門丹碧翬騫内浚泮池芙蕖槐柳停蔭清漪壓以飛梁俯以亭檻觀者改觀兩廡從祀棟宇震凌者易粉墨蕭瑟者奐禮殿冕服采色彰施削去不度章數等威折從禮典舊有二程祠伯子叔子立侍倣先師位改侍坐焉舊闕文昌祠規講堂左築宫闕像設焉勒曲阜司寇像于貞石復兵

毁佑文像于廡東籩篚爼豆尊罍坫爵百爾器備肄習有齋燕坐有席庋餱有舍祭器有所垣庫者崇甃壓者植甃闕者補渠壅者通自一瓦一桷罔或疏𥨊此一役也倈倡之次年主簿王君繼先寔來聰敏練達併力一心賛慕胡君德中相恊厥成致完致美邑人聳嘖歎所未覩每朔望從僚佐引儒彦談經訂史坐堂上既乃人賦詩一躬校工拙厲其不逮以為常聘禮碩師增弟子員復其身朂其業時與揖讓降升飲食談詠人艷其榮

馬及是校官趙炫眘儒李士俊等合辭來謁文刻於石惟夫子身雖素王而賢於堯舜位雖大夫而師表百王雖不有天下而以萬世為土秦滅棄以覆漢表章以興聖曷故焉其教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有民人社稷者斷斷乎斯其的也已惟賈侯不鄙夷其民陶以豈弟動以禮樂均賦役也制役必緣稅制稅必緣畝護善良也坐彊梁讎殺者盡殺不恕躬化理也訟庭自清竭誠感也甘澤屢降斯可云形愛人之實矣

是邑故産英碩最其尤者唐鍾紹京宋李先之輩蔚為名臣騰耀史册罔辱聖門今兹濟濟祁祁不尚有繼先哲者乎邑長貳大興廟學茂育菁莪如是厥效必將表著方來是皆在所宜頌頌曰

有文斯廟表兹平川鄒魯是承洙泗是源有倬其道坦坦平平率履以達階之聖垣淪胥没溷孰清以汰復古之規侯功是賴抑抑賈侯民懷其愛毋爾斯爾靡靡廢廢怠聖門之役羣歡輩趍材良工哲巧殫力輸巍巍煌煌

素王之居泮水樂只奚斯頌諸衮裳劒履瑶琚玉藻不愆以式其瞻肆好八埏流虹垂光講堂孝友張仲來降文昌文翁漢代栖筠唐室邁勛旂常興學殊蹟有美平川韋甫深衣時節春秋蚤夜競持聖訓丕融侯德不替刻石廟庭欽于世世

銘

退密軒銘

城東陳允中氏扁其燕處之室曰退密軒安城彭君伯

圻為小篆書揭之余嘗坐軒中翛翛有出塵之趣數介予為文以自警或曰退密本易大傳語聖人所以知來藏往而凡學道者所以的歸者也密在我何事退乎審可退也亦可離乎余曰不然彼溺而不知退者外其身客其心安覩密之所在哉雖頃刻不能退也茍介然而或覺焉身為我有心在時而密幾矣其覺也乃退也豈有離合乎哉允中負秀質不幸遭叔季浮湛里閭或出而事大夫之賢者終非素志旋復棄去眷初服之末替

植園廬以逃喧貿於殉人殉利者遠甚抑所謂知安分者乎知安分以求退於容進進其有窮乎允中喜曰是吾志也吾方以圖史為佩服花竹為樊墻風月為俎豆江山為朋遊遇會心處即欣然忘倦人未必知也吾之容如是而已蓋將老焉余重嘉其志因序次以記于軒且銘之曰

聖有謨兮藏諸容玩而索之守勿失脫塵羈瞻泰宇引而歸之燕且譽軒有銘兮德是勗碩人考槃矢弗告

誠之堂銘

南雄朱氏系出徽國文公有曰克誠者公九世孫也始徽國季子在為吏部侍郎吏部之孫澤為南雄司法因家焉澤生進士釆保昌主薄釆生慶克誠高祖慶生旗旗生佐佐生允升廣州鹽司幕克誠世南雄之業讀徽國之書扁其堂曰誠之求予銘以自朂予因為求金華吳廷碩小篆書之而銘諸下方云銘曰

周子曰誠無為然則誠之者殆有為乎又曰聖誠而已

矣然則賢其誠之者乎先正指歸會于徽國明善由於擇善誠身在乎固執是持是循有嚴有翼美哉克誠乎子先正之後也尚佩服乾乾而勿失

德生堂銘

古昇劉德亨名醫也以德生名堂德之者衆矣吾故賞而銘之曰

天地之德曰生而已有生之類莫大乎人天地不徒生也必生百物以養其身不徒養其身也必生百藥以驅

其客邪而完天真凡穀粟絲枲牲牢醴酪一日不可少與輕而飲食男女五聲五色所以為生亦所以戕生於是草木之英獸石之精毒如堇荼仁若參苓賤至於牛溲馬渤貴取夫丹砂空青苟善遇之皆足起人於垂死而壯之頹齡此古者良醫師所以握化機而並行賢哉劉君善攻堅如王翦不責報如宋清我銘其堂用昜永貞將來裔繩繩而食舊德且與古人奕奕而垂令名也

安安齋銘

讀望之之文宏博淵深非始學意見所及然進為之方則固引而未發也記曰安安而能遷乃君子入德之事請以為安道勉乃銘之曰

我觀風雷震奮飄激其在于經為恒為益恒者安身立不易方益者遷善不循故常非恒無益能安必遷進脩德業罔或容偏有美君子在彼林谷矢志安安身心之最敢詔一詞見賢思齊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勿吝勿驕勿封勿閉動靜皆安喧寂無異恒益二象請圖諸壁惟

視斯語以永昕夕

何侯廟鐘銘

侯自元朝至元丙子内附之初來監治西昌實能父母其民保障其土故能廟食于兹百歲益虔肸蠁感通震於遠邇禮云禦大灾捍大患則祀之惟侯有焉先是廟有鐘鼓嚴祀朝夕洪武之初鐘毁不存十七年衆善集力興是範圍㲋氏告功非銘不永銘曰

惟侯之民功亦既銘于鼎鐘惟侯之廟貌非鐘不震耀

鏗鍧鏜鞳金聲烈烈匪惟侯威益彰厥德既鼓于宫亦聞于野侯之出入有肅其駕彼蒲牢之吼徒警于海隅曷若此音輯定我民居侯有甘棠蔽芾于西昌我銘此鐘千載不忘

東窻銘

天之元氣實萌於東東者生方萬物之宗人之生意皆本於仁仁者人心衆善之根有美君子為里之望以道牗民其居東嚮東方漸明旦氣最清我則挹之穆穆以

澄月出東方金鬼有耀返我靈臺圓光湛照維伯循氏氣志内降歛此萬慮泰然一窻筆床繭紙竹簡韋編有朋有徒以日以年我銘座右敢勗日新聖有訓言修道以仁

括囊齋銘

慈湖楊先生之孫孟禮以括囊名其居求其銘於予以自勗焉夫括囊於坤六四之時而有無咎無譽之美可也然當不言不笑不取之際所以括其囊則然矣而時

然後言笑與取則囊之括豈固不出哉所以括者時也所以出之者亦時也余懼其膠於一而不知因其宜以求適中故為之銘曰

士之所難泛應無節茍有弗安我囊斯括其括伊何萬象包羅溟涬無形孰識少多千歲非遠頃刻在茲散斂無跡變化神機倏焉而括忽焉而啟啟之以時括亦在是有括無啟執一不通有啟無括流俗之庸君子存誠與天同運坎止流行物來順應敢贊一辭刻於高堂敬

恭朝夕是為括囊

傳

乘槎客傳

客江浙奇士姓張氏字安國隱居翫易窮變極數別自玄悟值天下雲擾不能俯仰抹撒深自韜抑寄跡卜肆中假六書文推人禍福吉吉凶凶輒先處其時輒不爽所至坐常滿適相遭建業相與論易其言曰易卦興而結繩廢為人文太初卦即書之形書則卦之畫而縱橫

旁午曲折之中古由籀變篆分隸後世變楷行草則加之波戈飄瞥以就簡便爾實皆卦之支也吾第考書之文與數以起卦渙然契矣昔者聖人觀河圖以作易程子因見賣兔者以為觀此亦可畫卦不但河圖也然則何者不可卦乎書文點畫形象古今不甚殊而人心匠經緯布結疏密妍醜人人殊禮所云禍福將至動乎四體者書尤可驗吾數亦奇中以此吾游藝於道其幾哉且夫崎嶔歴落者游俠之常態也麾斥汗漫者賢達之

高致也博望侯乘靈槎犯斗牛取天孫支機片石而還奇事奇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政此類爾吾故自況曰乘槎客云僕行四方所見聞傳聞以易數名多矣皆並緣易理時亦弋獲皆未若客奇中者乃傳其事以覺來者贊曰聖人作易精可通神明之德粗可類萬物之情其用亦然矧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乎然惟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者為能與於此博望侯窮河源歷崑崙以超遥於銀潢天津世俗疑焉達者信之且嚴君平

不嘗遊乎不然支機片石烏能識之哉後世如郭景純張茂先李淳風穆伯長輩皆嘗客槎上皆深於易者也若張安國氏知之者葢寡矣世所知者徒藝焉止耳至若槎上之趣藝不足以云烏乎賢哉

康母陳氏貞節傳

節婦姓陳氏名端生延祐四年丁巳年二十歸康氏仁安歸之二年生子徳昭又三年喪夫孀獨居窮者凡七十年始終守節如一日當夫亡時所親竊議曰此紅顔

玉質寧堪晝哭耶節婦聞即仰天泣誓曰為婦而棄姑以負所天義與審然覆載所不容矣事姑益謹凡可以備養者傾其奩中不吝茍可以資身者左右承順無方下至補紉浣濯不以付婢子養姑十三年而姑亡喪不愆禮葬不踰期平日内睦姻族外和鄰保行止端莊無瑕玷前後所居凡經數燬拮据興葺皆以加前子雖幼孤訓育使士嘗禱于天曰願保此子庶妾有托當四方盜起節婦能先幾半夜走遁巖穴已而盜果入城獨舉

其家得全自是終身無恙矣大明洪武十六年江西提
刑按察司試僉事翁師善行縣首訪節義父老即以陳
氏舉僉事廉得其實遂以聞十七年禮部移江西布政
司司委吉安府知府陳茂材勘覈再申十九年得行移
旌表縣令徐伯敏奉旨惟恭即日樹臬建表於康氏門
外署曰旌表康仁安妻陳氏貞節之門遵國典也節婦
之大父叔賢以醫名世為醫學教諭父仁可鄉稱善人
賓泰和官族子德昭能讀書隱德以儒發身稱于時孫

二人皆賢秀曾孫一人嗚呼節婦生長前代老於天朝享有色養惋愉而孫曾雅雅娛膝下可謂之備福也已至若獨膺國寵表此一門雖金花鸞誥何以易此則榮之至也贊曰

惟節婦陳淑惠清貞族出潁川歸于康門其出其歸德門巍巍一子二孫流光遠芬傳德無窮視此貞文

說

學畊說

古者四民士處一農處二豈不以士尊於農乎曰非也甫田詩云烝我髦士管子云農處野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然則士出於農工商不敢與齒豈曰尊於農乎特士之得名以學農之得名以耕耕與學理同事異二者可以得兼者將古之民歟二者罕能以兼之者抑今之民歟由其理之同故聖賢每以耕喻學由其事之異故後世或貴士而賤農昔夫子之言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蓋學所以謀道猶耕所以謀食也學非以

求禄猶耕非以求餒也然而禄與餒不求而自至則是君子謀道者憂不得乎道也不謀食者不憂去其貧也勉其在我者而聽其天者耳孟氏之論仁亦取類於五穀荑稗凡此皆以明喻學其理甚明自貴賤之勢懸朝野之塗分富貴之極反以田舍翁誚其祖父者有矣吾讀豳風豳雅豳頌國脉民命所繫至重夫孰得而賤農哉不賤農所以貴士也仁玉康氏有令子曰以忠質粹而氣冲謙已而下賢佩服圖史乾乾以終日起居甘旨

婉婉而承顔扁其堂曰學耕之堂予嘉其好尚而欲納諸大成也本聖賢之訓而原夫學與耕同一理考古今之判而要諸士與農同一初用以廣其志焉作學耕説以貽之

閩人錫字説

大聖治水洛吐神芭疇與範啟人文敷朗鯀墳典以降天錫禹一初也王訪箕子又一初也微禹莫能受諸天微箕子莫能垂諸後治天下大經大法具是悉矣閩人

氏彦芳有大丈夫子覧揆之初命名曰錫既加元服字以禹疇殆使其棄幼志景聖謨成令德也錫重予執友求衍其義以自朂惟是九疇既叙入德具焉稽諸禮經人生十年曰幼幼斯學二十曰弱弱斯冠幼與弱其間離小學升大學則學脩齊治平之道較之箕範要歸在皇極本根由五事而五事又本於敬敬則五事脩而身正身正而天人合福禄備其道一致錫乎勉之哉雖箕陳武受匪臣民是為然天子庶人一本於脩身堯舜君

民事業存乎畎畝射必志鵠蒙養作聖理豈二歟錫乎勉之哉漢儒專以災異驗洪範夷禹箕於星史更千百年及朱蔡始復大明而父以是名以是字不徒然也而必敬宗而父之命若書及範是訓是行日三復不啻多將四十强五十艾方物出謀發慮以服一官之政致皇極之君以福歸極之民無媿臣道斯無媿子道而成人之責盡矣錫乎勉之哉

貞白説

貞白生年甚富學甚劬事親讀書外乃至雜家衆技悉獵取其華惟是之歸處身恒以智恬不茍止妄隨別字貞白生來請其說余惟貞白者天然之白也天然之白羲農堯舜孔子顔孟與我同然也匪直與我同然古今天下人心秉彜好德者舉皆同然也自昔經傳言貞莫尚於易論曰莫辨於鄒孟氏夫貞正也易利貞不貞不利又為貞固堅守故又有不可貞不可疾貞者焉又為从而常故又有貞觀貞明貞一者焉殆以凡貞者必固

守其正則可久而常耳禮曰白受釆言忠信可以學禮
白以喻質也獨孟氏不然因告子外義折以白馬白人
因告子生之謂性折以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
白以喻性也天地之性人為貴猶玉之不可賤也玉負
其天然之白水火不能變塵滓不能干猶人負其本然
之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君子之學求以全乎是而
已矣全乎是者羲農堯舜孔子顏孟之所同也故自然
者聖哲也勉焉者希聖也清明在躬而不容利欲入之

夜氣所存而毋致旦晝梏之吾知貞以守吾白耳豈不和順内積而光輝日新也哉吾子意殆在兹乎吾又聞古有陶隱君潔身完節以處叔世德學著述師表百代毋論方内外想見其人自命曰貞白先生陶公真能守其天然之白而不辱者耶吾子意將尚華陽乎未可知也併以為説焉

鄒律伯春字説

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鄒衍吹

律而寒谷回春聲之和能召氣之和氣之和能感物之和固其理也府學生員鄒氏名律字伯春昔劉向説苑云燕有寒谷不生黍稷鄒衍吹律暖氣隨至草木皆生故取以命名而求予説以自勉夫以寒谷而吹暖律非黄鐘之宫乎黄鐘子律非春也而實為春之始故吹之而暖氣應焉不寧惟是六陽律自太蔟至無射皆黄鐘也六陰律自大吕至林鐘亦黄鐘也皆足以致和也且元氣流和貫金石塞宇宙窮巘險靡不被及而寒谷猶

自外於化育焉乃槖籥一鼓百物自生聖人制律有功於天地如此哉雖然黄鍾為春之始於時為春則於人為仁黄鍾為十二律根本春為四時根本仁為萬善根本也君子之學亦求仁而已矣伯春誠能由律之和以見天地之春由春之德以識吾心之仁涵養其本原當主於静省察其身心不流於欲出入起居無不適於正周旋規矩無不中夫節脩於家即所以施於國厚於已即所以及於人將見推律之用上達於郊廟神人之際

廣律之功下及於昆虫草木之微而仁之功用極矣又豈特一罷一物之感召游魚出而六馬仰哉伯春妙齡而美質積學而勤脩吾故以遠大期之以德業勉之庶其常有以自激云

敬輿說

余聞風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之學不厚不能舉大德善脩德者莫如勤禮善勤禮者莫如盡敬昔者夫子教顏淵克己必曰復禮語仲由為國

必曰以禮由也而違此則可幾堯舜氣象回也力能任之則其效至於一日天下歸仁此脩德者莫如勤禮也昔者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不能敬其威儀以為無威儀者不可以在人上令尹其將不免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以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而有以知成子之必不反也此勤禮者莫如盡敬也故子思子之言曰敦厚以崇禮而內史過則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余宗弟厚字崇禮既取

子思子之意以自命而其友生又取内史過之語勉而進之别字曰敬輿今受命襄陽界行來徵余説予謂勤禮盡敬皆非敦厚者不能子既允知之矣然敬其本也人知敬者禮之所以立而豈知敬者禮之輿哉大抵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凡三千三百之目所以為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者茍無其敬禮不虚行故輿者所以載禮而行之者也崇禮資稟冲粹而持之以謙才識優長而充之以學不惟敦厚於禮抑且敦厚於敬其為輿

也大矣其能舉德也信矣繼今以往進顯要而大用於時所以定親踈而决嫌疑明是非而别同異下而分爭辨訟教訓正俗上而班朝治軍涖官行法大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孰有一不本於禮者乎孰有一不由敬載而行之者乎子勉之子勉之

海桑集卷四

海桑集卷五

明 陳謨 撰

序

贈趙文學序

臨川趙文學字德容源深於玉牒學粹於四詩僑寓番禺有年而慈闈故留臨川嘗負米數千里外且逮養於斗升之祿矣然未足以為太夫人榮也洪武四年秋番禺試藝者若而人若書易若春秋與計偕者累累而是

而以詩貢者獨文學一人焉嗚呼異哉然則其素所藴蓄可徴也已臨川之多士有不稱願以壽其太夫人曰幸哉有子乎今而赴禮闈取高科登膴仕太夫人在堂不曰是能嗣續不辱其世者乎番禺之經生不曰正範之學不當如趙君乎雖然文學不鄙余老而求贈言余既嘉其已獲者足以榮其親而尤願望其立於位者深足以為親榮也是以叙其卷端

贈進士羅子理序

羅倫子理舉進士上春官余嘉其堅窮苦節智日益明足以受任而堪事則告之曰士尚志而已志不苟則學充學不苟則行達凡苟其行事以速官謗者其志其學益茂如矣昔者運遭叔季事在轇轕談經者絶響于時衆廢而已獨業衆譁而已獨持得二人焉其一楊自立子淵家於春秋其一倫也家於易二人志同學同行同且誓將無不同者洪武三年子淵誕先甲科入贊天官聲實表灼每重王貢之嘆而倫亦次年奮於暫蹶及於

先鞭誠不負初志者嗚呼倫也尚勗之哉由三十寒暑布衣昆弟講切之勤一旦蟬聯玉牒以明經顯聞于時非偶然倖致者比而弗加勗可乎吾聞倫始祖希五代時繇金陵徙泰和凡幾傳至宋大觀間曰吉成贈致政生三子次伯壽擢第官盧溝主簿嘗刲股起親疾以孝聞官易其所居坊曰旌孝坊事載郡志季伯霖有隱德狀元張槐應與交莫逆倫其曾孫也盧溝府君逮倫纔四世傳不云乎必復其始詩不云乎無念爾祖倫往矣

尚昜之我前之窮養者無或苟矣後之達施者宜無一可苟展也子淵幸以鄙辭質諸其以為否邪抑然邪

鮑叅軍集序

總制俞公子懋刻鮑參軍集於懋齋介僕叙言叙曰參軍名照字明遠照或作昭則唐諱武后而改之也宋文帝元嘉中參臨川王義慶軍事時太尉袁淑文冠一時王請為衛軍諮議照與同列號為極選然則古之掺任閫外籌策幕中率多名勝之士若參軍者尤風流文雅

傑出等夷者歟考諸大雅有曰文武吉甫美其文足以附衆而武足以威敵也而或者角文武兩途互相詆訾豈通人之論哉今觀俞公鎮撫永新威德並著顯有吉甫之風而平居暇日雅喜詠叅軍詩殆曠百世而相與友矣嗟夫唐以來詩人唯李杜為大宗然至少陵賛白也無敵則獨舉叅軍之俊逸婉焉夫俊可能也逸為難俊如文禽逸如豪鷹凡能粲然如繁星之麗天而不能廻狂瀾障百川者以能俊而不能逸故爾史稱照古樂

府文極遒麗遒斯逸矣麗斯俊矣微少陵不足以知太白微太白不足以擬參軍也雖然文以氣為主以意為輔以辭為衛讀斯集者翫參軍之辭必求其意求參軍之意必尚其氣始參軍謁王欲貢詩言志或難之勃然曰千載上英才異士沉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藴蓄智能可使蘭艾不辨與燕雀相隨乎即奏詩王大奇之此其氣何如也蘇子曰方高力士用事公卿爭下之顧出其門而太白使之脫韡殿上此其氣已葢天下矣

此太白所以配參軍也善觀者其亦有取於斯

贈楊員外序

為士而由進士發身天下之清流也為進士而獲班朝署天下之極選也以天下之清流膺天下之極選幾何人哉有能濟茲者充而達之若內及外其於為政也何有楊君子吾洪武三年進士也既取高科即登吏部勤謹而和緩練習而疏通凡天官之屬藻鑑精覈樞機周密曹務劇而咸理敷奏明而常允者君以主事之賢書

諾居多以故令聞尤著洪武五年諸藩宣大臣類以幕
府闕員為請上乃命中書遴選省屬往丞其乏而君以
選陞廣東省員外郎九月抵家第展墳墓即就道僕請
贈以言夫服領以南方面之重控制海表國朝平定其
地斬伐鯨鯢擁護良善使延蠻貉鮫人之室胥為輸賦納
貢之區然而地大物夥不尚有當興除利病者乎化暴
鑄頑莫若尊賢興學今茲連歲大比多士賓興與內郡
等夫其雲蒸而雷動鯤從而鵬飛者良由聲教之漸被

者深也然而不尚有當振厲鼓舞者乎行矣子吾推其所以贊治天官者而悉心以佐理藩府可也吾見緫緫焉其有餘裕穆穆焉其揚休光而毋徒重內而輕外毋以昔之勞而今益勞也夫孰不曰進士之施無不達如此進士之賢能不負所學如此又孰不曰廟堂之登明選公如此廟堂之嘉惠藩服而慎簡乃僚如此然則政譽溢於途而官箴垂於範矣顧不偉歟

贈進士周淵序

周淵字彥容年甚富質甚清學甚劬洪武五年秋余忝校文江西及開榜而淵以詩經舉進士省憲大臣聳嘖矜賞曰是我南昌府學生也老成者或媿之矣其冬淵來西昌受室於浩溪驛丞之館丞俎豆余淵相從連日動如禮法私心甚慶昔徒得其文而今廼得其人焉將上春官且求贈言余自顧無足以補吾子所需也誦先正之格言資遠業之良輔昔河南程夫子以少年登高科及有高才能文章為人之不幸夫高科未易得也在

少年尤為榮寵然苟幸得之即肆然不啻過人祿利是狗而道德之弗圖名譽是崇而官謗之弗恤則少年高科固以榮之亦以累之固以寵之亦以損之非幸也韓子曰夫天輕與人以富貴而重與人以文章言高才固造物之所靳也上焉以載道其次以華國其次以文身上下古今落落數人耳若其本實撥而枝峻茂行荒穢而思藻潔政復裂雲錦於天機軼翡翠於蘭苕如王楊盧駱猶不逃裴行儉之誚亦何幸乎爾也今吾子年甚

富足以道遠質甚清足以絕俗學甚劬足以有成其取
高科也必矣其文章當水涌而山出矣將之以廉勤而
持之以謙撝厚其本於孝友而達其行於政事兼夫人
之所難而無程夫子之所病則余之所願望也於是乎
言

鄉飲酒讀法詩序

國朝奄有方夏即詳定法書名曰大明律令又命刑部
取凡罹於法者類編其書名曰申明誡諭尤慮中外遠

邇弗加警懼輕犯憲條申命文武百司歲取春冬孟月行鄉飲酒禮而讀法焉民間率百户為一集位以齒董以里長郡縣則肅士大夫之老者為正賔餘為次賔而郡守縣令主其席其儀酌取唐宋而務從其簡物貴儉素而務適其中凡飲皆先讀法然後行酒所以使人人知畏而重犯法人人知秩卑尊而隆齒德也洪武六年正月實維其時泰和縣令尹前御史劉公宗啓即學宫而行事自僚佐暨賢士學官弟子員等凡若而人列位

於明德之堂於是學徒二三子于于而前正立張拱奉法書而更讀之先令次律次誡諭炳炳琅琅觀者如堵聽者動色讀已而燕籩豆靜嘉衣冠嚴翼竟酒爵行無算有充然飽德之實無起座諠譁之失皆頟手頌曰此主上之澤也令尹之化也令尹治縣克勤克廉端其教不鄙夷其民動如禮法民自以不犯其或觀感信向有不齊名隸申明籍中不惟其所親所友悚聞誦言靣頸發赤雖其怨家聞之亦凜然增唏恨服化之晚誠足以增

夫天理民彞之重豈徒飲云乎哉抑刑始於笞笞始於十至輕也遞遞倍之至於杖又遞遞倍之杖至於百何笞律簡杖律繁笞十良民猶不敢犯杖百而犯者益衆然則法可不重乎徒輕而流重流至於三千里極矣又加焉非絞即斬而率輕犯之此國朝所深憫而鄉飲讀法之制所以行也嗚呼仁哉翼日學官自强成詩會稽中常先生和之諸在燕者或賡吟或自賦以質諸令尹謂余忝正賔宜為序遂次第書於卷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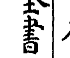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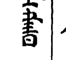
贈劉侯朝京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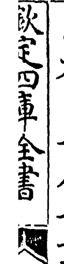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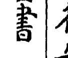
上方圖任舊人共政凡越在外服大小文武百司者憫其勞於王師既渡之日優其渥於王化大行之時悉還其人於朝使咸得宣力於家咸得丕享天休而欽承德意不欲外股肱心膂為異體也知泰和縣劉侯宗啓實惟舊人之通顯者既歷尚寶御監察御史遂出宰百里在官三年庶政備舉百廢具興洪武六年三月制以平陽郝侯思讓為交代行省則承命趣劉侯朝京郝侯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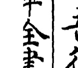
視篆遣吏來謁文為贈余讀商書所貴乎用舊者葢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言凡所播告則奉承於内而能不隱匿其指意以達於四方也又曰罔有逸言民用丕變言宣化於外則無過逸之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而化服也又嘗觀詩人美仲山甫旣稱其柔嘉維則小心翼翼異威儀是力又稱其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凡仲山甫之德業劉侯葢有之似之令其歸也其能奉承於内也審矣其能宣化於外也必矣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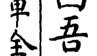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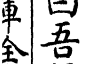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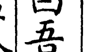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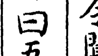












則用舊以圖治商人豈得專美於前哉請以是為贈

劉處士赴京篇

處士劉仙客應徵而起客賀者曰君仙客也仙者恒遺世亦容有世不我遺出而效用於當時若張良李泌之於漢唐也不其偉哉又曰公卿交相辟士務舉爾所知蕫必得其人獨舉君者非有半面之雅一臂之交然則君之令聞廣譽其徵不亦遠歟客語竟處士若有不懌然者曰吾行安敢負所學誠懼弗堪任耳柰何僕曰窮

養而達施正已以待物將焉懼邪抑客語則然請復有以為祝詩不云乎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言隱不能藏也易不云乎中孚豚魚吉象曰信及豚魚言信無不達也處士負山東勁氣讀書青原山下孝友出天性刻苦以養母終身不娶母八十餘歿廬墓以終制焉節操如徐穉非其力不食居止如王凝一物不苟亂所交皆名流所談皆讜論謂之鶴鳴于九臯者非邪其聲清亮聞八九里雖欲不聞於天其可得邪且夫孚信之道可以

通神明貫金石守之乎終身如南山不騫不崩行之乎
四時如松栢不改柯易葉斯以獲上治下無不孚矣彼
豚魚至㝠也猶足以感之况至著者乎頑然塊然也猶
若有知况其有四端萬善者乎故隱處之不能藏也出
而為用惟誠信無往而不自得固處士所素定者直推
而放之耳嗚呼當道審於求賢何待夫先容於人處士
深於藏器何有乎獨善於已行且朝奏暮召有見晩之
嘆彼巖徐者烏得專美於前哉

王氏近代族譜序

王氏近代族譜并自序者王以誠之所作也凡譜必原極夫得姓受氏之初而今僅僅至於五世者何譜牒亡逸槩得於家訓畧其所不可知也其自序何庶後來者之猶可徵也自序而必本諸相國待制制置節制者何端緒可尋源委之求也始啓宗自金陵來為吉州校官因家白下子仲柔舉鄉貢進士於以誠為高祖仲柔孫榮叔曾孫時可則以誠祖若父也榮叔治儒術有理才

當有元延祐間贑寧都蔡寇之亂州彊起之抑使就吏給軍府贑之俗鬼寧都城外有妖祠像設極魔恠人莫敢側目土人頪縛生口以祭甚神之我軍畏縮榮叔獨奮義火之三火三滅乃命取婦之褻衣冪神首一火而燼遂平其城歸補押録從滿不干進養閑恬處喜讀四書閒憇東禪寺槐安閣見寒山拾得詩尤酷嗜之時可資質淳厚隱居授徒晚從普覺老衲聽受戒律斷酒葷日誦法華經以此自終有賢子伯天祐仲以誠皆兼習

儒吏李以立嗜古學開家塾鼓篋滿堂精厚訓誨不倦嗚呼校官貢士上不辱相國三制之宗榮叔時可下將啓八世莫京之祚斯譜也雖不能遠稽亦足以垂示無窮矣吾故因以誠自序而復述其祖父之可稱者如此又以期以誠昆弟之後光遠而有耀也

一篷春雨軒序

一篷春雨軒者會稽中常陳先生之所寄也曷為而寄之燕遊之所也燕遊而曷為以是名之身雖家林一畝

興則江湖千里也夫人不出户庭則不知有舟居之為樂不病暑暍則不知有甘澍之為澤先生營是軒雜蒔花卉左右圖書風晨月夕茶烟香篆竒古之玩好絶俗之名流日相與嬉娛其間詎篷窓之可擬而風雨之攸宜哉然而處一軒之静飄飄然有麾斥八極之氣春雨時至波濤驟驚灑灑乎在三江七澤之間此其興趣之遠視一篷奚擇哉先生為前朝逸民交遊貴公鉅人無不可為是軒留詠者其來廬陵謂予曰吾夢寐軒中珠

玉噫亡之矣間記憶十之一二數數誦以貺予又録以示曰幸為序志之將續有題者嗟夫軒寄也軒之名亦寄也遊夫是軒者又寄也軒之珠玉獨非寄乎今而其人往其詩存則篇什之寄所係者逺宜先生之惓惓不忘也軒其不以是而永存乎

羅觀泰歸南安序

羅君觀泰當至正間以才膺當道之選辟為南安屬縣廵徼在職以能稱然非其志也是時四方雲擾君既書

滿即客士小溪爲家甚安適焉余嘗避地旅韶州又嘗
校文入廣東皆道經小溪凡再物色君隱處然皆覿面
九疑莫能得也去年君來展桑梓省松楸始謦言面㮣
去鄉十七八載矣傾寫無何觧憂在念嚴君從禮率朋
徒賦詩以贈屬余序之古之君子重違其鄉仁也然而
不獲其志者宜亦不少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濵豈其心
哉後世或以羈旅或以仕宦得其所願者或不暇歸不
得所願者欲歸而無由吾見多矣若余之甘銜門守環

堵今吾猶故吾固碌碌無足道如觀泰之小溪誠所謂他鄉勝故鄉邪惜乎曩時不得一造竹所而徒想像其高致也故於其别序以申之

為歐陽志學謝醫序

友人歐陽志學别數歲始一會相勞苦外察其貌始若戚如中乃懌如而終則浩浩如也志學於文忠公為十四世先賢之澤逾遠而長固自與人殊昔文忠公為州學記所以願望於吉士者以為將見皆道德明秀而可

為名公卿其后終宋祚三百年終元祚百年為士者誠不負公所期待矣孰謂公十四世若志學之賢乃壹欝栖屑䄵𤕌邪此其貌之戚如宜也乃告予曰今年有以名薦達者州司有星火之廹而老母八十又六吾何行如之已而嬰疾老母亦疾私自念天其以疾全我使終養乎又自念天疾吾身可也而併疾吾母將焉濟乎得世醫朱氏德輝為施療治按脉而證符投劑而邪卻身與母俱寧而公與私兩釋此吾所以懌如也朱君年不

滿三十而方衒已如此殊可尚已使予不幸而不遇疾予其行乎故予之疾天也使予疾不得朱氏而落於庸工是天將全之適以戕之也故予之遇朱氏亦天也予德朱氏而朱氏慕先生之文先生忍能靳一言乎又曰繼今以往終吾年齒浩浩乎日有餘裕石田茅屋得為幸民啜菽飲水言報春輝訓廸後人志文忠公之志學文忠公之學以期垂於無窮又將與德輝之世莫與京也余聞志學言誠君子哉因書以謝朱氏

張子靜樂府序

始予得張子靜靈宫樂部曲四章而讀之愛其蒨有麗情團扇花間之趣且辭翰俱美恨不識其人意非今時耳目所及也暨物色觧后則吾廬陵先輩也僅僅交一臂而去嘗恨不得其全集而讀之茲復聚首乃辱以集為貺桂隱聞廷二劉先生序其端矣極所推服予晝篝夜燭把玩不能釋手子靜復介予題辭嗚呼予七十又二子静踰八望九矣三影之韻度于湖之俠氣尚往來

於心不尚可徵乎當其壯遊武昌我龍洲道人神交物表買桂花上南樓載酒黄鶴磯下少年俊邁葢可想見今具存集中惜無好事者刻梓以傳徒使四方見其一二者以為古人也昔留侯佐漢服其籌策者以為必雄傑偉丈夫也及見則如美婦人焉讀子静詞孰不曰此月下秦淮海花前晏小山也抑有知其皤然雪顛㸃然窶人癯然列仙者乎吾又以子静盛年不偶於場屋安知其中無留侯之所存哉若留侯者方益斂其華擊節

於大風之歌彼其薈蔚朝隮婉孌斯饑國風之傷楚騷之怨蓋未嘗一介懷抱則吾子靜獨擅之嗚呼世道之感歎欷嘘其不在是哉

周石初集序

石初周先生負奇氣抱碩學卒困蹭不偶其窮益堅而文益壯吾雖不識嘗得其著作一二於他許相識已多乃令其門人張彥文編集其亂離諸作彙成巨帙以借予讀之且曰石初知先生幸為我序之嗚呼廬陵之文

自歐公倡之乃天下之文也名家繼作迄宋終元皆歐門股肱心膂之臣而或者妄肆胷臆點染雌黄其間君子所不較也近年得歐槩餸而精彩益出者莫如虞先生自餘亦安得瞠若乎廬陵哉石初之文成之劉公序之至矣復奚容贊雖然石初有三幸焉當有元盛時獨不利場屋一也至正之季所在化豺狼雖間道暫時而康莊不失今歸然靈光獨存二也江南野史誰復健筆而集中隱約散見皆可為國史補三也使石初幸乃涵

一第不幸逢時不祥必將矯矯令節必不泆忍佀俔為名教羞然位與勢之相併志與才之相協有不可必者固不如昭文之不鼓也白髮殘年坐籌海屋殆有陰相之福詩不云乎不憖遺一老宰物者其憖遺之矣必將有傳于后昔賢稱杜詩似史記豈不以天寳以來間事不得少陵載而傳之安能如畫此史傳所不及也吾於石初之詩亦云

仲氏斐藳序

洪武六年夏予仲氏以靜由贑之興國寓籍以儒行起
取赴京師偕起者凡若而人既抵京咸放還鄉獨留仲
氏辭不獲且病久之病甚當道者憐而許之九月歸舟
抵青原與予再會拜且泣如再世如夢語予歔泣相勞
苦銜杯酒接殷勤不能數日遄返興國留詩一帙畀予
評之嗚呼自至正壬辰亂起東西避寇率相違不久
率合并自丙午余旅韶由韶徵赴建業叅差胡越莫此之
甚今幸乃得各還為民然白頭相望故園之念深聽雨

之懷愴矣讀集中諸詩皆森削束程度婉婉有思致工巧而不失正大和平而時有譏切至如詠物數處復能於物外賦物不刻畫而切事情若一二長篇如鳩巢癡可鍼末俗花村酒帘等甚可諷誦予皆一一評訂之矣何時尋遂初之賦歸善和之里相與觴詠賡酧以樂桑榆之景庸非快事計造物亦未必不見許也姑序以志因養吾鄧先生行附以達諸是歲臘月書于青原之寓

陳謨一德甫

流芳集序

胡氏志檝以其流芳集示余曰將入梓以埀後而先生未蒙序識之敢請余受而閱之自其逺祖箋箋父諧曁其曾大父士茂父履輝季父履寧履寧子志德代有積慶其擅芳也宜哉夫芳之大者在乎祚胤祚胤賢而聲實茂綿歴永矣然德其本歟故有茂德之咎而無背德之祥者此也始箋由太學舉進士丞南城當紹熙五年逢國大慶高年者錫爵得封其父諧廸功郎母歐陽氏

孺人讀尚書謝公諤為諮記其儒林精舍寳謨閣直學士楊公萬里為箋記其福榮堂其徳可知此流芳之初也士茂一字古澗止一子能均其產畀兄子三而四分之能製尊禮堂以嚴家訓觀鄉袞信國文公鄉先生太傅劉公往還手筆墨蹟如新其人可知此流芳之盛也履輝一字澗月履寧一字小隠草廬吴文正公麟洲龍先生諸老皆為賦澗月堂大守楊友直馬昂夫諸賢皆為賦小隠堂而太史虞公又為序之此流芳之績也志

檝承之當草昧之運能糾民義障鄉鄰致世業不隳益崇能拜前江浙提學李公祁乞銘其父前陜西省郎中梁公天與乞銘其母令翰林國史宋公濂乞銘其妻致幽壤不憾有光而志德習隱如其父好文撝謙如其父此流芳之衍也然則胡氏之芳其繼繼庸有艾乎昔范宣子論死而不朽歸諸世禄叔孫豹以世禄不可為不朽蓋尚德之論也凡胡氏賢子孫思其高曾而上由紹熙迄今百七八十年數遺之休貽謀之善若先達之士

名公鉅人立言之君子實寵嘉之如是豈易得哉然則
樹德尚益務滋乎吾見流芳不但一宗一鄉而止將叔
孫子所謂不朽者可躋矣

倪貳守之欝林序

化州石城貳令廬陵倪仲威擢陞欝林貳守吉郡總制
顧侯文質作為詩章艷其寵榮勉其清修而竚乎其令
聞之遠揚也郡庠師賓士友率皆賦贈而儀則序以致
祝規焉當洪武三年廣東秋闈儀忝校文而君職封彌

相與頗習熟然僅僅月餘而别别又五年始再會會無幾即廹公程不可稽又烏得無贈邪僕聞石城小邑當廣東西海南北之衝前朝以巉仄險隘特割置是邑所謂好則人怒則獸不可爬梳者君履之若夷五年如一日自非豈弟施化平易近民何以能之欝林視石城為善地貳守視貳令為優遷志稱其好學者多其民力田務本屬縣三户五萬粮不足二萬君端本於上縣承風於下其易治豈不十倍於石城哉然則顧侯所以竚乎

令聞者可計日而待矣抑化民成俗不在興學乎深山長谷庸詎知無趙德其人焉君體貌而禮羅之選弟子員而優異之暇即與爲揖讓而肄習之民俗有不丕變矣乎所以奉公上而歡集慰民望而來蘇興頌歌而洋溢者舉不外是矣是爲序

送揚璟齋序

大傳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揚子曰士不得則龍蛇夫一屈一信理之常然而亦不能於久屈如揚子所云者

則唯清修之士以退為恬者恒處之裕如也故宋叅政
楊公鑄諸孫振瑛少從前進士祝公堯受業長由學校
發身為王府叅謀代既更入閩當一為帥幕賓非所志
也所居得信州城北韓侍郎竹坡餘基其地有玉溪龜
山寳駝峯天津橋陸子泉皆名勝游衍佳處君景行先
哲超遥世表其清修何如非揚子所謂龍蛇者耶余與
君觧后於嶺南君所至虚左前席者不少酒酣氣張浩
歌激楚有燕趙慷慨之遺風雖不獲於時亦不辱其志

令茲再聚首於青原將返其故居求一言以壯行夫揚子之云余與君同一嘅也君歸益求參政之初服而修之求侍郎之高致而襲之酌陸子之泉香而沃之天下之樂有過此邪若夫鍾鼎之腴軒裳之華樵叟漁童或笑之矣君字顯卿別字曰璟齋

陳中常歸會稽序

若耶仙子謂陽明洞賔曰久不聞樵風清唱不審中常丈人天遊何許賔曰聞其度彭蠡訪鄱君鼓枻青原白

鷺之間五年矣仙子曰賔幸為我致書速其返無久滯也書至丈人即戒行李有海桑子者贈以言曰書稱耆壽俊詩詠老成典刑夫耆壽老成世有能致之者矣而俊為難俊而有典刑可師表尤難丈人弘度卓識超然物表論事常慷慨有賈生太息之意談笑傾座人有叔敖抵掌之風大夫資以問政諸生有所矜式夫是謂之俊謂之典刑孰曰不然柰何翩翩乘天風而棄予如遺哉為我謝仙子曰道濟天下可也若耶之風朝南暮北

獨私於樵者可乎謝洞賔曰深山大澤實多豺狼陽明射的無遺鏃可也豈容一矢之或亡乎丈人幸厚自愛尚當相期汗漫遊於八極之表

秋雲先生集序

秋雲先生吴會之英也學貫經史而尤邃於春秋文肆天葩而尤麗於詩苑余不及見其著述而獲其詩詞讀之大概律詩有廷筠義山之風流宫詞得仲初文昌之格調變陳言為雅辭發新意於衆見第之作者允為名

宗會稽陳中常其高弟子也嘅先生舊槀不存僅僅收
拾詩詞若干篇手自編次以示予曰所謂千百之十一
爾幸序其端余始讀中常詩歌樂府敬其卓越非凡而
不知其水木之有源本在是也嗚呼安得梓刻而傳以
與好吟者共之哉

鄉飲酒詩序

洪武八年十月二十有五日我縣大夫郝公好譙率厥
僚屬暨縣之士夫民之髙年行鄉飲酒禮于鄉校明德

之堂遵國憲也前期集賔佐師生咸習其儀是日大夫肅賔于庠門外揖讓升堂以序就位乃命諸生祗奉大明律而朗讀之又參伍講之環堂階而聽者如織決知禁防之不可犯法意之無非仁矣既而以法行酒爵有經而飲不亂諸生升歌自宵雅肄三達於臺萊菁莪又賦泮水八章以終洋洋乎渢渢乎沐浴熙明之膏澤鼓舞循良之惠化無不醉心焉者惟我大夫下車兩朞堅守如鐵石至信如汐潮平施謹乎權衡燭隱踰乎水鏡

用能令出而從化久而孚得人之和致年之豐凡兹嘉與士民同其休成其文者孰非豈弟父母之心所形哉翌日王君子與偕善賦者咸爲發德之什而屬其序於予嗟夫讀法周禮也所以納民於無過之地也有畫一之令與斷有賢大夫之善用法西昌之邑不其幸歟正賔陳謨序

永豐教官序

天下有才教官不患無名進士然得進士易得教官難

令之教官多出於進士而進士之負才名者什一而寂之亦罕矣此才教官難也吾邑郭子昭為永豐教諭垂二年彭君子文亟亟為予稱其學之政能不諉責於訓導與之同堂合席口講指授朝益暮習科分藝别壹遵時制而每加勵焉若夫抗顔乎躍冶之金而取長於攻玉之石日嚴乎佔畢之訊而時鏗乎待問之鐘又無不曲盡焉如是而為鄉校庶有成哉余惟子文言然固子昭所優為也且夫教人自端本始子昭以衣冠官族守

正範世學其質溫溫其言恂恂其動撝謙其文雅馴洪武五年余校文江西及開榜而子昭以詩經亞魁炳炳蔚蔚可為名進士矣既而上春官得職教永豐能舉其職如此可為才教官矣抑永豐歐鄉也多世科鉅公老成聞家又得子昭樂育其菁莪名進士繼此有不彬彬矣乎子文又稱子昭采芹外勺水不辱於朋徒毅然自重未嘗一失言失色於同人嗚呼又奚特為才教官而已邪

貞固齋文集序

蕭尚仁氏養髙三華山下清修苦節積學績文甘以病廢然薫其德而善良者衆矣殆古之不顯亦世者歟其所著詩文命曰貞固齋藁余把玩不釋手愛其體裁正而豊約適中論議卓而波瀾洋溢允為成家諸詩小絶多警策撲茂而不鄙刻意而平夷律圓妥不陳五七言古體寂寥者更腴流動者絶蔓薉所謂不以輕心出之者其文如此其學行可知矣尚仁本居城西柳溪之上

有園亭池沼之勝實衣冠科第之族其先君子方平先生於予為同志同學易同考業余齒差長一而頴異聰敏余固兄事之當前朝盛時方平壯遊嶺海間不返余獨學寡陋至今每憶相與童子釣遊之嬉文字講貫之樂何可得也故見尚仁如見方平不惟慶其有子尤慶其有子賢秀而文君子之流風餘韻光遠有徵固如此余日就耄尚仁亦華顛讀貞固集良深起予之益敬書此以為序

贈蕭李常序

縣學生蕭李常將昇大學來請言夫脫畧艸茅而縱觀山河之勝被服韋素而周旋冠冕之間馳逐雞鶩之場以超遥鳳麟之囿人固鹽子之榮必子且貴矣抑傳有之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思其所難為則將捨其故智以培其德基發其令聞如是而已吾老矣自顧無以補吾子萬一然信其必善學也必有立也故序以壯之

贈樂正劉本和序

蘭臯劉本和先生為郡庠樂正有年洪武壬戌上以勑符命郡縣以禮羅羅致巖穴賢士與共論治道本和在選中郡守與使者言樂正要職也非此其人則雅樂誰與興者使者勉為留之未幾朝命下釋奠先聖先師必用雅樂於是郡守之留為有以也樂正雖不得與三公論道於明廷乃幸得明夔夷制作於庠序庶幾邦人士聳聞絕俗之正聲非盛美歟於時以郡守之命來取琴

瑟之材於屬縣故旅于泰和因得相與道舊故序契濶焉嗚呼樂正世業也自其祖繼善先生與天慵熊先生為莫逆之交天慵精於音律盡以其法授繼善而繼善亦盡得其傳併以其不傳之妙而筆之於書其家固世守之嗚呼豈特廬陵一郡有所師哉大都大邑有不來取法者乎大司樂成均之教黃鍾大呂之奏獸舞鳳儀之祥豈有外於此乎樂正尤將訪材於它邑於其別也序此以嘉之樂正工詞章善戲墨山水至蘭菊竹石無

不精到則皆其餘事也嗚呼賢矣哉

贈寫真李約禮序

晉人稱傳神寫影正在阿堵中蓋眸子人之神氣也然頰上三毛槩之則一髮之失而神非矣人固以全體論骨法神情氣韻坐立當無不肖似乃名國藝郭令公女指前畫得趙郎形貌後畫兼得其性情語笑蘇文忠公令人於燭下取壁上影不施眉眼而見者識與不識皆知為東坡此全體之論也阿堵固全體之大防三毛

亦全體之一節也可不務與廬陵李約禮斯藝名三世
聞四方余老復解后踈髯偹偹天風起之濯濯如萬絲
柳而芝宇霞頰光眩暎發可愛談論古今事變及其先
世文物酒酣氣張偉然豪傑意態此其全體也凡得君
一筆無不如生而亦不輕一筆以予契久屢别為余筆
之且誚予江湖間屢筆屢不似予故以前説為謝葢全
體未易言也約禮大父滄波與鄉袞文信公同里常畫
信公於南禪觀者疑隨武子復生其父波餘亦如之班

固稱士食舊德之名氏工用高曾之規矩亂來食德者希若規矩高曾如約禮不替益精幾何人哉嘗見前輩題安城劉氏乾坤清氣圖多宋季魁人碩士使來者顧執鞭不可得於世教有補今亡矣約禮其無忽諸庸詎知今無其人耶

劉子彥應徵序

我朝天兵奮起淮甸擴清疆宇大河以北五嶺以南罔不臣妾洪武元年秋一鼓而燕市為墟再舉而關壠震

疊天統斯得皇心載愉爰及稽古禮文之事申明廷臣
蒐獵巖穴網羅舊聞務酌古法因時宜不局局循故常
已興而存講送考而旁求益質文相變損益取中帝王
之道應爾也二年春廬陵劉君子彦由章貢應徵將入
東觀陛容臺階秩宗奉常與天下之英討論著作成一
代鉅典搢紳先生悉榮幸之願望之僕請贈以言昔令
狐楚嘗云叔孫通起帝典於桴鼓之中自此以還鴻生
碩儒若賈誼董仲舒公孫弘希不以此進夫禮所以治

神人和上下必若議焉舍儒者奚宜哉漢採秦儀雜就至唐號為繁縟宋頗採唐儀歲祀天下五方神州宗廟大明夜明太社太稷太一九宫騰腊謂之大祀文宣武成風師雨師先農先蠶謂之中祀靈星中霤馬祖司寒司中司命等謂之小祀或者猶論其以儀為禮以器為樂將禮序樂和猶未能同天地之大禮官博士之職猶多疵闕耶幸而委巷之龎雜諸家之聚訟洛建大儒悉析其淆而歸諸正矣今之議者視唐宋不殆優且裕乎

其弗獲施於當時者鴻生碩儒取而建白於今誠所當議也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太平之盛致也值亨嘉之會被道德之華無疆之休禎也固以為君祝併以餞云

贈王孝廉序

孝廉字子啓通介人也值時危浮湛蹇傲以自晦前年會徵賢良方儼然衰絰中州廹起之不得已之郡控辭太守太守曰吾奉命子行矣及藩府伏謁參政陳情焉參政嘉之曰子姑終制需後辟孝廉既獲請益韜跡以

遨洪武元年冬太子賔友李公行素奉旨搜訪巖穴士先時孝廉讀書南康山中人莫之知及賔友至太守王公薦其名亟欲與見而州物色無以應也孝廉聞之懼州且獲戾即為書抵夾谷侯慷慨伸志已乃出謁侯侯大喜迎笑曰子真傲人間萬户侯者邪孝廉謝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筮戒行州之賢士友咸為詩歌賔餞之介僕叙之僕既序事且頌禱之曰國之將興必産材於未興之先凡宗桷棍楔縠粟絲枲類倚疊堆阜而沉欝

之困躓之使諳練習熟强忍振厲以需於時用一旦遭時勃興皆能獻竒效智取勲名垂竹帛若古之輟耕太息抱膝長吟舉牛口出跨下緯蕭傭舂洗削賣漿者千載之下想望其人品風槩何如也孝廉讀書時感歎於斯久矣有志當世亦素矣難莫難於際方興之運幸莫幸於當强仕之年不以古人自期可乎抑宋盛時有自天章龍圖兩閣學士開國太原郡公諱贄者孝廉所自出也詩曰無念爾祖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念之

深斯復之大矣若彼石處士騎將軍馬自以為不啻榮寵者夫豈所望於孝廉也哉

贈永寧縣丞序

永寧貳令蔣侯起宗承府公檄督轉輸南京之虧賦者吉支縣九侯督其六泰和以石計虧萬二千有奇侯來不十日輸者已盈萬嗚呼何神速也府公知其清强幹敏任之也篤蔣侯行以溫惠正毅感之也孚如斯而已泰和貳令夾谷侯催科能政為他縣冣尤敬蔣侯賢語

僕云宜得仁人贈言荅蔣侯寵光益侯世家淮安之安東讀經史練時務識運數推移歲丙午由樞密管勾隨總戎赴京欵附授湖廣行中書省掾在職一年具有政績叅政傅公甚加敬愛隨侍入京遂擢貳永寧永寧處萬山間接壤衡湘號稱巖劇侯豈弟以裕之廉介以端之化用興行頌美斯盛溢以故府公隆是委焉余惟天之生材當興王之運儲之也久則發之必大蘊之者富則施之必充若蔣侯者訨止督虧賦一事見其所長哉

使艎將東傑始諧言面賍乎其神若祥雲之履紫芝温乎其氣若春陽之韻楊栁藹乎其辭若穀粟絲麻之周於實用也且其律已至潔馭下至嚴公家餼廪一不受第飲澄江水而去嗟乎又止貳一縣稱寂而已耶

吉水縣尹貴侯赴京序

有司庶府近於君者遠於民其寂遠者宰臣是也遠於君者近於民其寂近者縣令是也書曰民可近夫民孰肯遠之哉乃亦不得不然者體統建而勢分絶也在易

之比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至衆非一人所能徧親先王特親諸侯而俾諸侯各親其民此近民之道也故宰臣者承君之號令德澤而致之方國而縣令則宣通其號令流暢其德澤而致之民者也大明啓運尤重縣令之選優其禮隆其責且著令三年一朝不重內輕外使咸得自達焉美政令譽者既益知加勸而中材常調者亦凜有所勉而務求為善非良法歟於是文江令費侯振遠將行其嘉賓胡君子祺言於僕曰侯為縣

三年稱神明如黄潁川務保障如尹晉陽守清白如楊伯起忘憂喜如孫叔敖興學校如李賛皇别鰥魴如窦單父至若租税無逋庸調均節工役日集獄訟不滋在侯為能事益不勝書者凡衣冠清流樂侯之趍朝而書冣願侯之增秩而遄歸作為歌詩邀僕序其端以為頌祝僕雅知侯善製錦而不伐又嘉子祺善論德而不浮故樂序之僕嘗聞昔賢頌循吏有曰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今文江之民可謂

富且樂矣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民惟恐俟陞朝為公卿而不得保有其樂於將來也俟必念茲必賦之曰歸哉歸哉尚與爾同樂乎哉

永言序

李伯葵氏以其永言示余讀之往復數四嘆其志於古道甚篤捨近古莫如選次古莫如唐后來者莫或尚之伯葵學選優柔沉著每有新意至其曲折態度情景俱會處得於蘇州為多亦其資稟冲嗜好澹脩脩然出塵

整整然束禮故其吟咏情性有之似之甚不易得也七言樂府高古如遼陽行白紵詞長門怨次之唐律圓美清鍊又次之自他人不能兼者伯葵悉兼之矣尤為可尚嘗恠新學談詩類不滿人意尊選者易唐李杜以為剩出右唐者弱選魏晉幾成絶響剽掠潛竊以為工其為選也固不難點綴花草以為媚其為唐也亦安在必若阮嗣宗王仲宣所製不犯十九首句字而音節氣韻酷似之始可言選矣必若李杜為律為長句天縱渾成

關涉浩瀚始可名唐矣斯乃白頭書生苦心莫能希萬一也烏得易而弱之因書伯葵集漫及此嗚呼尚有如伯葵之庶致其工者乎

五同軒後序

讀德基吴少府五同軒記有云古之同者同乎心今之同者同乎迹又云必將同乎古之人古之人可也吉哉言乎吾覩公亮王君與張子陽同里閈同患難同歸鄉同揚歷省若憲掾同者五而已矣由五而充之雖萬可

也一理同萬事宜無不可者萬而有一之不同一虧而衆乖矣故君子不尚同不黨同者同乎理而已然理同事同其同也常事不同而理同其同也大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不能大同者亂常悖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昔人有同不同異不異者意頗近似而先正有上殿如爭下殿不失和氣者乃所以為同之大者也少府欲二君同乎古之人欲二君同心不同迹正以皆知同之為同而不知異之為同爾二君臨大

事斷大獄決大議勿雷勿阿必辨必允俾民稱願曰蕭規曹隨罔美于漢房謀杜斷何羨於唐不其韙乎不其韙乎

集太白句序

右集太白句十章川上鄒君為予與王先生頌也何言乎頌先生受徵至不屈上寵嘉之也其寵嘉之何先生德充而慮審智圓而行方上始用臺臣言特徵為說書既入覲因壯其老官之要劇懇辭不拜再四益堅乃完

其隱節也國制田賦之家大者歳朝受諭鄒君既親覲先生寵嘉之美又並舟而上故有是作歸以示僕反復讀之歎其精工昔朱文公有言李太白聖於詩者也凡人情物態他人累句不了了者第一語而盡集中包括廣闊緊大鄒君熟復之善用之非牽綴强葺者比宫商相宣金石諧和雖謂太白復生為予與賦可也僕故書之且題其後云

贈進士馮韶泰序

洪武庚戌僕校文廣東歸驛抵韶始與與陽山學者馮君韶泰諧晤于舜峯之下其人磊砢而英俊其論議卓有器識僕固卜其遠大且惜其不屑於場屋因以進士業勉之而君亦浩然欲相與求麗澤之益也壬子孟陬君惠訪予于白下僧舍相勞苦外問近況則以周易貢于鄉上春官矣復求贈言嗟乎將何以為贈哉雖然韶古百粤也三代以前蘷取磬材於韶涵濡聖化尚矣秦漢而下以武壯隋莫如麥鐵杖以文佐唐莫如張曲江韶

泰得於耳目之見聞習於義方之涵育非如崛起草萊而偉致通顯以榮耀𣏌梓者也明良在上凡穀粟絲枲梁棟榱桷不遺遐遠不棄憔悴而况皦然以明經進者乎况讀四聖人之經知進退存亡之道思欲不失其正者乎外之為良守令内之為名公卿毋渝素守毋負實學其為科目之重也審矣其為邦家之光也遠矣請以為贈

贈醫士謝禮卿序

禮御本興國衣錦鄉故家今居章貢以醫聞僕嘗觀縣志鄉名衣錦以謝肇故肇在唐廣明中和間累以機鈐經畧功位至金紫光禄大夫檢校户部尚書爵會稽子在南唐保大有至尚書左僕射右千牛衛將軍者在宋建隆有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者皆積階銀青光禄大夫皆肇之後今其後雖多皆逐泯伍獨鄉名猶榮耳然禮御獨以方技取重於時不失為士類數百年間衣錦之餘光不在此乎今夏邑判簿張侯由郡窰所歸而

嬰疾疾日增衆醫持兩端凉燥雜試藥不能伐病令尹馮俟貳令沈俟乃走急足致禮卿馬至則首跡其痰痞徐理其實熱凡兩下之十七八行而後所苦悉迎刄而解向微禮卿投駛劑而姑優游以養之是殆閉賊于奥而衛其堂也久則敗矣二俟命僕贈言以餞禮卿僕賞其醫術而高其世家故樂序之人有恒言不得為良相則為良醫禮卿有焉

謝維高升太學詩序

平川一小縣而在贑為上腴絲麻穀粟之利行乎四方竹箭皮革之美被於上國其民亦多秀而文碩而茂蓋維昔然矣在唐時則有若鍾紹京名在旗常功著社稷在宋時則有若李君行學行純懿為世羽儀其尤表赫顯顯者也夫平川有如是之先正前烈故士生其間資禀超軼者感慕興起樂於為善而常有以致身於不朽其次亦足自表見於時又其次亦不失為善士嗚呼其可敬也夫余嘗應大夫之聘一至其邑其來學之士有

謝嶽維高者質醇而稟厚内剛而外謙讀書經通其閫輿習經義要其指歸達於體用之學而不滯適於時用之宜而不浮可以為善士矣其於學校可謂不辱矣洪武十二年八月有吉州縣學生員在學年久學通經術善為文辭容貌端莊行無玷缺者升入大學教而育之而平川大夫以嶽為首選嗚呼在於鄉學卓有令譽則夫蜚聲於辟水騰躍於天衢固其所耳雖然嶽其勗哉抑抑乎其進之恭也恤恤乎其守之嚴也沉沉乎其思

之長也遂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事如有所不及使道之未充者日益充行之未果者日益果見聞日益廣而出於尋常者萬萬交游日益多而得於名勝者肩相接也上以副聖君賢相樂育之盛心下以慰平川大夫士之願望而遠以紹鍾令公李先生之高風芳躅也顧不偉哉既行拜余於青原故書此以贈之

送陳守道就養序

洪武十二年春陳子都以詩經貢禮部授西安府盩厔

縣丞是年六月到官即走急足三千里迎致其父母以就榮養十三年二月其嚴君守道先生始克就道來別於余余惟人莫難於能績學學莫難於能得禄禄莫難於能逮養學而不足以受禄者獨善之民也禄而不及於奉親者永感之民也今子都學足以適時之用春官擢其才天官隆其任貳令於大縣可以為達矣守道義方之訓行於宿昔而迎養之禮不憚於數千里之遠乎達於康莊端居於公館起處節適旨甘豐時可以為榮

矣雖然長安古帝王之都也有洪河涇渭之川有終南崤函之險按周秦之故攬漢唐之遺在此行矣過曲江而想漢陂之勝槩過麟遊而弔九成之荒基而金城之千里山河之百二俯仰猶昔也有不慨然興歎惆然長懷者乎君故能吟明年俟君歸錦囊之富當傾倒羅列以貺我

竹閒集序

古之君子政事文學理同而事異蓋仕以行其學之用

學以充其仕之資也今之君子學不必優而可以從政仕雖有餘力而不必學者亦多矣予讀王君竹間集固自有省哉君筮仕最早繇江右歷嶺海所至政與學俱有令聞者以其退而不自足進而不枉道也夫其鍾粹稟温故其詩雅馴而藻潔其中寛而有制故其詩不矜而嚴紆徐而達其臨政奉法恒務大體不激不阿故其詩體裁正而榘矱精其議論古今是是非非笑言雅雅無詘以隨故其詩善諷而婉堂有垂白之母二毛之

兄累累辭榮歸養不克遂夢寐以之讀其詩知其於孝友最隆也暇日弦壺棋槊筆牀茶竈隨寓皆然尤深契參同旨收視反聽與天者游其貌澤如也故其詩翛翛其氣飄飄讀之者又有滄洲紫霞之想嗚呼君於文學至矣既老而彌劭不倦而逾密獨其見於用者猶未足盡所學之長將時邪抑有待邪予嘗慨乎天地之英華散於萬物其在人則為文章事業不得於事業則得於文章李杜光焰萬丈炳烈千古將非不得於事業然耶

彼在天者吾無如之何顧吾所以自立與傳後何如斯賢達之高致也集中佳製率慕漢魏盛唐之風而無齊梁綺紈之習其為可傳無疑余又因君並諸易剥必有復復必有泰以其時可矣如君之才其有不鳴國家之盛乎

吳子齋奉母歸宜春序

天下之樂莫樂於奉其親奉親之樂莫樂於還其鄉夫甘旨嘗豐而松楸不能時展綵烏日侍而桑梓不能敬

恭親之心有不歉然長懷者乎苟有能養親之志者得不恐恐然如弗及乎夫弗獲已者時也弗可失者機也昔世變方殷人皆流離顛沛皆無如時何若江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採拾為養以倖免為萬全者豈獲已哉故遊子悲故鄉莫切於事變稍定之日稍定則機可乘若之何失之王仲宣稱張儀楚奏莊舄越吟以為人情同於懷土不以窮達有異而況鶴髮偏慈日夜念其親戚墳墓宜何如邪齊之吳君奉母歸宜春而章貢交游

與流寓賢士莫不嘉羨嘆其榮於晝錦賢於以官為家者俾余序之夫以齋之之賢孝於奉親先意承志他人稱為盛美者齋之皆常事而還鄉亦常事也常事而弗克如齋之者猶多即其善可一二計哉今還其鄉昔之者而艾者存十一於千百必皆稱願曰賢哉斯母有子如是慈孝之表也昔之童而丱者若壯若彊必皆嘆息曰吾戚懿尊童安在斯人斯母融融然洩洩然天相之福也善果不可為乎為善果不康裕乎陶潛田園荒穢

可從而理也王凝門巷果木可方而列也玄晏之書滿室子雲問字之載狎至而太夫人輕軒板輿潘安仁閑居之賦如畫也不尚有增夫天理民彝之重哉

青陽行樂圖序

清江孫碧霄為西昌貳守黄侯允中寫青陽行樂圖僕元年冬歸自韶石始獲與侯面且觀圖焉乃序之曰古之君子極軒冕珪裳之貴而不易其山林畎畝之守者其樂無不存也故觀豐水之有芑可以知數世之仁動

高山景行之思可以忘其身之老夫山與水何所獨無何人不玩然反諸已而深契省者寡矣彼其考澗槃以自足樂泌洋而忘飢自謂三公不與易者抑豈知窮達一致定應不拔即廟廊與巖谷何遠故君子之樂無適而不存焉無適而不存者得喪是非舉不足以為累也昔有以問樂之故曷以曰仁仁故樂極天下至美不足以過之況山與水乎山與水寓也而樂亦無不存也黄侯系出雙井生岳州臨湘縣青陽里長即宦遊四方因

以青陽為別字不忘本也晝史寫而成圖若常對然侯起居節適時而展之先人之桑梓童子所釣遊歷歷然也昔太公封齊五世皆返葬於周狄公望太行白雲念親舍在其下君子移忠於君而孝思常不替若此然則觀斯圖者不獨見侯之樂抑足以知其孝矣況夫青陽者春之司也在天為元在人為仁元首善也仁全德也里以為名而侯以別字豈徒然邪凡立身種學歸宿於仁涖官行政根本於仁一動靜和之以天倪外窮達安之

乎素履將風日妍美吾冲襟也原隰光華吾生意也青陽之景常淑青陽之里常近何陰慼慘慼之患何道路阻脩之懷亦何適何寓而不樂哉吾故曰仁故樂而非窮達一致定應不拔者其亦孰能與於斯

贈醫士劉彥昭序

醫有經有守有變理以為經法以為守而變者權衡乎其間理無變法有變變而常適其中其惟洞於理而精於法者乎天官醫師理之原也内外經理之淵也然而

簡與玄微未易靈悟故南陽張機病其難明且痛宗族以傷寒斃者數百口遂著為經論以發其隱備為治法而處其方詳為問答以盡其變此東漢以前所未有也至成無已劉河間諸賢又懼南陽之論猶非後所窺測又從而毛舉髮櫛別嫌闡幽門分類析殆無餘緼此又晉唐以來所無也凡欲所學者洞其理精其法而妙於變耳嗚呼大賢欲公其道於天下也如此而世或有得一方自以為秘施一劑惟恐人知同業而羞講共事而

忌疾者何哉學聚問辨之益不充而謀利計功之私日勝故也友生楊仲升曰太醫彥昭劉君獨不然彥昭世業也恒不自足合孔孟岐黄之書而求其統之宗會之元也理有未白法有所窒親賢近仁常温温乎金之奏而玉之應也人有疾不擇貴賤而赴之不以為功而功之歸者衆與之藥而不責償者復不少唯務已人之疾而已余今年病熱甚得彥昭良已至今無以謝也彥昭家種杏成林而林中題詩連屋者得詩重於得金也先

生幸書前之所言得藉手謝焉余與仲升別久覩其文甞有為陳侯謝彦昭者今其言又若是懇懇信矣哉為賢醫士矣夫去其謀利計功之私而廣求學聚問辨之益理以為經將無一之或遺法以為守將無施而或戾權衡以通變將出入疾徐無不迎刃而解周官所云歲考十全為上者其必於彦昭見之且窮而在下存心愛物宜莫如醫此南陽著書意也夫讀其書安有不廣其意者乎

孫碧霄歸新渝序

辛卯壬辰之亂清江賢士君子率徙家保上流不數年而上流亦不可保往往逐便利茍昕夕以僅免顛隮為至幸方是時王孫公子求如窶人有不任者矣求為他道有弗習者矣雖賢士君子不失其正者幾何人哉而渝上孫君碧霄寓西昌獨不失其所守之常十五年如一日在他人坎窞者君履之若夷及豺狼之性稍就帖息向之鼠竄者皆迓我羊肆而君所至人愛之敬之殆

不忍離君亦安於久客如其鄉然嗚呼君賦質厚以冲處性謙以周待人和而正學有源本自天時地理方術卜筮等皆所研究而丹青圖寫妙得顧虎頭吴道子法則其世業尤為無敵故不求即人而就之者衆未嘗枉己而處之者裕常義取而無溌恒雖澹交而有深益茲其所以稱善於亂世曲全其所天也歟是豈不賢而能之歟余與君最厚且契然方役役四方不得日從君游樂不亦重可憫笑邪今年留童貢於太守常方壺所觀

晉隋唐宋名畫法書不一其尤著者羲之智永真蹟余固識其筆意若閻立本醉道圖許道寧米元章山水黄荃崔白易元吉花木猿鳥等類能覩其神氣之逸耳至其造詣精絶天然入神處槩不能窺測一二念安得碧霄共觀之而指教其肯綮要妙豈非絶無僅有之一快哉適兒子家問至言君行且歸渝上得之惘然殆難為懷抑君知天時者也君之行時之泰其有兆乎余遠道不得執別獨贈以言夫當亂世居他鄉不失其常猶若

此則其歸亦焉往而不得所當勉者惟善保以需良晤而已

斗室詩序

易曰退藏於密傳曰居天下之廣居密者心也廣居仁也君子之道歛之不盈方寸不亦密乎散之彌滿六合不亦廣乎是故挫萬物於一毫卧千里於一咫角堆以取勢位吾皆蝸之競侈以高族閭吾皆孩之天吾與徒賢聖吾與師振古豪傑吾與游衍也鞏昌汪君敏德實

辨兹事扁所居曰斗室既自賦之又與朋徒偕之工者咸登諸軸予既為吟二章且介予序其軸端嗟乎善觀天下者天下小於斗善宰天下者天下不出吾斗古之人貧而漁釣賤而畊莘胥靡而版築其藏密斗室之中亦樂矣然其固居天下之廣居也自非達可行於天下則固終身甘之矣或曰斗室陋如之何余曰圖史吾金玉也風月吾藻繢也文章吾錦繡也杖履吾車馬也江山吾俎豆也草木之榮華禽鳥之宫商與凡樵歌牧笛

則皆吾聲伎娛翫取諸左右無不足也何陋之有

贈袁叔異入國學序

吾鄉故家文物凡數姓而袁氏最著曰文焴者以天子與日月並明賦偕凡樵同登紹定榜其子灝復以天子純德天定位賦世其科而樵之兄弟若椿若櫄亦皆先後馳聲名列進士榜中載在郡庠碑刻班班可考斯亦盛矣哉灝之子公愚當元之初隱德弗燿公鼎之子啓東際皇慶延祐盛時甘肥遁以老其子則復初也與予

同學然皆不得志於場屋復初子彥聖也際大明興運為太平幸民於是縣選其子叔巽入郷校為弟子員而彥聖亦幸其子之周旋乎衣冠俎豆從容乎揖讓進退上以紹奕世之箕裘下以啟方來之簪紱其必在是矣叔巽粹乎其為資也煥乎其為表也鑿鑿乎其制行也軒軒乎其立志也碩碩乎其務學也葢已秀出乎等夷矣洪武十五年皇上以胄監新闢學舍增廣取郡縣生員以實之西昌之學起者七人而叔巽在焉是行也吾

知叔巽近有以光其高祖父敷遺之休遠有以紹其六世七世祖武之科名不斷之德澤固有出於同時同門之右者不其偉歟因府學生員蕭李常為叔巽求贈言故叙其世家以期之云

栗陽劉氏族譜序

澄江稍迤而南為栗陽劉氏以和世居之居有園池亭榭松林竹樹幽雅夷曠而以和益簡澹瀟以吟咏之勝殆古之肥遯者矣自亂離來余避地韶陽與以和不相

合并者數年然閭里凋敝故家老長存者無幾暨歸獨以和無恙依然保有林原之趣蓋捐利好施貽謀敦善富若寓而不矜憂可通而不累故雍穆成風焉今年春余過其家握手相勞苦外間出與其伯氏以文所編族譜一帙介予叙之且深慨夫兵燹散逸之餘其所紀者記憶耳矣予惟與治同世者事易集與亂同世者事罔攸濟矧殷憂且不暇奚能庸心於是以和之志可悲也夫按劉氏其先金陵人宋紹興間有諱廷傑與凡廷俊

居于縣治之東廷俊復遷之燈窩嶺進士諱倫爲易其名爲登科嶺以期之廷廷俊後果登第官至辰州知録廷傑五傳至文先則又徙令之栗陽凡若干世其間業儒以光于仕者督耕以食其力者樂恬淡以尚其志者存忠厚以世其家者躬孝弟以順其則者皆輝映簡冊表表可見夫自仁率親而知愛自義率祖而知敬自禮率分而知不越若斯譜之作其爲世道計也深矣使後以和者因睦以合族而不至於途人相視則其道可久而

子孫長世也端不在兹乎嗚呼以和之志其可悲也夫其可尚也夫

海桑集卷五